

山东省青岛市2021-2022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开学考试试卷

现代文阅读（35分）

1. 现代文阅读

现代文阅读I

材料一：

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“文如其人”命题，往往具有“实然”“应然”双重意义，既在于儒家思想及文人普遍观念对“文”之反映、认识功能的信赖，也在于儒道两家共同标举的“贵真”理想。

在中国古代“文如其人”说的支持者中，在“实然”认定外，还赋予该命题“应然”意义者，比比皆是。（叶燮所说的“诗是心声，不可违心而出，亦不能违心而出”如此，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心声心画，吾辈正赖有此留天地间互相参验者”亦如此。在这里，笔者更为关心的是，上述“实然”“应然”的判断是如何产生的？回答此问题，我们需要对两者的思想基础分别进行追寻。

尽管在具体表达时，“文如其人”命题往往也包含对“文”的审美形态的描述，但它主要的阐释目的，终归在于肯定“文”承载创作者人品、思想情感或个性气质等信息的有效性。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中，恰有一种与此息息相关，那就是承认并重视“文”尤其是自作之文的反映、认识功能。儒家诗学经典文献中的相关表述，可谓该观念的典型体现。《诗大序》中的“论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至少是在认定，诗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思想情感。除此之外，孟子的被众多后学奉为圭臬的认识方法——“以意逆志”，实际上也包含着上述事实判断。孟子认为，解读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，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，要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。这一观点无疑有对正确发挥解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与期待；此外，还有一点比较隐蔽，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反映、认识功能的认可。因为在对该方法的表述中，孟子否定的仅仅是认知主体不恰当的理解方式，而绝不是作品承载“志”的真实性——“以意逆志”成立的前提之一，正是“志在文中”；若非如此，即使解读者“知人”能力再强，也是无处应用的。当然，除了上述儒家经典文献，在古人其他常见表达中，文的这类功能也一再被确认。众所周知，所词“读其书，想见其为人”是被古人多次重复的心愿，这其中潜藏的，是对作品能够承载作者情态个性的肯定。而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所载《报任安书》中的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，则不单关注着“文”对德性或声名的传播，还表达出对“文”之展示自我情感、个性的信赖。在这类观念中，具备上述功能的“文”已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，更是异代之人有所感而相通的桥梁、创作者精神水存的保证。显而易见，将“文”等同于反映认识创作者个人信息的可靠媒介，乃是被经典著作及文人反复确认的真理性认识。既然如此“文如其人”命题能够得到长久的拥护，绝非偶然。

除“客观事实认定”一端外，在“人”与“文”的“应然”层面，“文如其人”命题同样存在深厚的思想基础。在这个层面，“文如其人”表达的是“贵真”的一种理念，即文、人一致是理应追求的境界，而“真”正是古代文论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。总体来说，中国古代文艺观中的“真”，一方面要求作家真诚地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，一方面要求作品具备完满呈现作者真情实感的水平。如果说后者是对作品客观效果的考虑，其实现程度尚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愿望；那么前者就是对创作者主观动机的要求，即要求作家无论创作水准怎样，至少理应保证内容的退实、表达态度的真诚。这两点原则上人人皆可实现，若不能做到，为人为文就均不足取。就文论史事实来看，《易传·文言》中的“修辞立其诚”，《礼记·表记》中的“欲信辞欲巧”。就已包含了“真”原则的自觉确认。而后世即便是格外重视形式风格的文人，也是绝不背弃该原则的。不难看出，当“真”成为古代文人立身、为文的普遍追求时，在他们心中，同样标举该理想的“文